

杜詩言

杜詩言志卷七

佚名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
舊邱。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
金裝刀頭。闔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
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註家謂出塞詩前後各有所指。前指秦隴之

兵赴交河而作。後指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理固然也。而吾謂讀此詩者。正不必在此着解。蓋先生只意在寫出兩種異樣人物。看先一位絕不是後一樣人。看後一位絕不是前一樣人。各各標奇奪勝。各各淋漓盡致。吾不知先生文心一何狡獪至此。請看此第一首出門時事。便自與前一人天地懸隔。前一人滿心悲苦。若亡命禍羅。此一人則買馬裝刀。

親戚祖道然前一人不是怕死的懦夫只爲
他是一個誠實人逐節做去做出身分來此
一人不是冒昧輕生只爲他是一個爽快漢
合下看他透徹了當此自是兩人氣稟不同
而皆同歸於忠義雖是兩人大不相同而摹
寫妙處則皆出於先生一人之手做前九首
絕不計有後五首做後五首絕不知有前九
首此所謂才大於海心細如髮首言人生少

壯便當封侯。故踊躍從戎。酒酣看劍。寫其少年壯往之意。詞旨自明。不必細解。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幙。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承上言親戚送行之後。遂應募而進東門之營。於是編伍隨行。至日暮之時。已到河陽橋。

上而全軍止宿矣。壘門大旗爲落日所照而
馬鳴與寒風同其蕭蕭。寫出駐軍景色。於是
平沙之間。陳列萬幕。部伍所在。各招其侶。軍
旣定矣。夜月高懸。四無人聲。軍令之嚴。無敢
譁者。悲笳動處。雖在壯勇之士。聞之而心增
慘戚。平時驕佚之氣。消歸烏有。於是萬衆寒
心之際。而有一人焉。靈心妙眼。陡然觸發。不
得不首爲計較者。則欲借問我將往從之大

將爲誰耶。恐是霍嫖姚。抑亦非其人耶。蓋從軍之人。勇怯靈蠢不一。當悲笳數聲中。各人想動心事。其勇者則思將來如何殺敵。如何出戰。其怯者則思日後可能逃生。可能還家。其蠢者則思躍馬掄鎗。卽靈者亦不過思成功拜爵。而至於獨能思問大將者。則是天下第一等慧心男子。他已將通前徹後一眼看定。我今日從軍起。第一夜想到結局處。全要

得個好主帥。若主帥是個霍嫖姚一流人。則必能用賢愛才。我有本領。必能見知於彼。及其功成圖畫麟閣。我亦必有勲績可顯。苟非其人。則妒功害能者有之。覆餗折鼎者有之。甚且微功專制。反戈跳梁。則我之才勇。足以克敵制勝者。皆措於無用之地。此主帥之所關者。爲第一要務。故於此第一夜。卽爲籌及此紛紛千萬人中之獨抱智識者。孰謂終篇。

之間道逃歸惡名幸免者不自今日而已定哉。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勲。豈知英雄主出師。互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此已至軍所而言邊庭今日之大勢。與古不侔也。蓋古人之意。在於守邊而不勤遠畧。今

人則欲勳蓋前朝不至窮搜盡絕而不止是以英雄主之喜立功名每傾中國之力而出師如長雲之綿亙於郊野總由承平日久民康物阜六合已爲一家而視彼四夷且若孤軍之單弱而欲出而陵暴之威令所至遂使貔虎之士人人有輕敵之心而拔劍以擊大荒如出無人之境收奪胡人之馬至於成羣且有遠畧之士誓欲開玄冥之北自古所未

及之地取之以奉吾君蓋君實堯舜郅治已久而又不惜爵祿以尊崇武士臣將何以報之哉曰吾君親之之辭也曰英雄主尊之之辭也惟尊惟親此勇士之所以知方也而出塞者果能有此幾人乎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興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

議議者死路衢

此言邊庭有尾大不掉之漸而主將有氣驕
凌上之幾足以動忠義之隱憂而出塞從軍
者之所失望也朝廷旣以開邊爲高勳主將
卽以邀功爲能事而一時疆場之士無不爭
先懋賞於是獻凱者日相踵而至而兩蕃受
此侵擾無不以安靜爲幸斯時皇朝不以窮
兵黷武爲多事反以邊將效力爲有功於是

寵錫殊恩加封顯爵致邊庭之華盛逾於內
府吹竽擊鼓以相豪上吳粳楚練海運輻輳
興臺之賤備極鮮華乃不逞之夫不以爲非
分之榮而以爲未滿之願潛蓄異志欺陵上
都其勢已成其機已露而英主猶未之知也
孰敢從而議之哉苟或議之則刑戮隨之矣
出塞從軍者豈期其若是哉何霍嫖姚之非
所遇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承上言我所從之主。將其反形已具。我將與之。其爲逆亂。以求富貴乎。不知此身之貴。不足論也。人生以忠義爲本。無論從軍與否。卽言從軍。則主恩安可辜負也。況我本良家子。

一旦從逆則其玷辱吾祖父者何如也爲今
之計勢不可緩緩則必及於亂蓋此幽州十
萬騎誰能明於大義而不從彼爲逆者坐見
其長驅河洛而莫可救止矣於是乘其未發
之先中夜起行以免知覺間道而歸以防追
捕雖二十年功績付之流水而遺臭萬年之
惡名則已幸免矣及歸來之後但見故里親
戚長少皆因兵亂流亡殆盡今獨居此空村

之中既窮且老而絕無兒孫以爲似續何其
悲也回憶出門時那般高興不亦誠可付之
一歎哉讀此詩最愛他是我本良家子一句
蓋人之忠義每從根本上做起故臨大節而
先念及家世此其所以爲真烈丈夫也古人
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哉斯言此五首
處處對針安逆之亂是固借其事實以描寫
我意中之一人非必安逆軍中果有此一人

也看他前九首與後五首絕不相謀可稱奇
變至先生未嘗從軍而將那塞外之事寫來
厯厯如畫又將那從軍的壯士好處苦處曲
曲寫出是又具大智識無微不至吾嘗讀毛
詩周公所作東山三章以勞軍士亦是這般
一色寫出乃知少陵之所原本者深矣此外
由秦州而發至抵成都途中所厯山川奇險
跋涉艱難皆有紀行之詩如赤谷鐵堂峽鹽

井寒硤法鏡寺青陽峽龍門鎮石龕積草嶺
泥功山鳳凰臺十餘首又發同谷縣有萬丈
潭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
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成都府皆以
其化工之筆寫造物之奇泣鬼神之情作驚人
之語然皆出於現前閱歷非托意造端故皆
不置一解以人人讀之可以心領神會如置
身邱壑間也又居同谷時所作七歌則自道

其生平悲傷之情皆可讀之而涕零者也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
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
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
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尙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
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髻采柏動

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此先生自喻之詩自古賢士之待聘於朝猶
女子之待字於夫其有遭讒間而被放者猶
之被嫉妬而被棄一部離騷多託此以自喻
如眾女疾余之蛾眉等語是也老杜自省中
出爲華州明非至尊之意則其受奸人之排
擠者已非一日一生傾陽之意至此無復再
進之理故於華州猶懼其難安是以棄官而

去其於仕進之途絕矣。復何望乎。乃託絕代之佳人。以爲喻。言佳人既是絕代。卽當遇好逑之君子。迎之以百兩。處之以宮庭。琴瑟友而鐘鼓樂。惟日不足矣。奈何幽居而在空谷。平爲問其故。則自言家世非微賤也。其今之所以依棲草木者。亦惟以零落故耳。不觀吾兄弟乎。原皆高官。特因喪亂而遭殺戮。是以骨肉皆不得收。顧此蓋由氣數之衰歟。榮華

富貴皆隨轉燭。世情之可惡。大概若此。夫何
怨尤。獨是女子之生。轉不繫於兄弟。惟望得
一好夫婿。足爲所天。兄弟雖亡。亦不至於零
落。無奈佳人所邁之子。是一輕薄兒也。背棄
舊恩。比昵嬖寵。但知新人之可樂。那恤舊侶
之堪悲。而此佳人者。又以潔清自好。不肯屈
節出山。於是空谷之中。幾於半菽不飽。惟賴
侍婢賣珠。暫供朝夕。牽蘿補屋。以蔽風雨。方

且自詡其絕代之姿，不屑與時榮爲伍。摘花不插髻，棄凡艷也。采柏動盈掬，甘荼苦也。其堅蒼孤冷之節，足以傲雪凌霜，而與天寒日暮之修竹同其勁直也。此正如賢士不得於君，而自甘隱遯，雖抱其曠世之逸才，而終歸於零落山邱耳。與佳人何異哉！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六七年。草木變衰

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
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
幽燕

少陵前後皆驅馳播越之境惟此成都草堂
得以閒居者數年此初至時作詩以自傷其
旅泊之由也夫旣明於出處不得於君卽當
退處田野何所怨尤無如故里殘破無家可
歸故漂流至蜀詩言吾本洛城之人而一別

故鄉已在四千里之外者。蓋以五六年胡騎
長驅故也。當此秋深草木變衰之時。萬物皆
爲休息。而我乃斃斃獨行於劍外。舉目無親
之地。正以兵戈阻絕。故園蕩爲茂草。使我流
離假息於此。江邊荒涼寂寞之濱也。每一思
家。徘徊步月。清宵露立。痛心疾首。不能安寢。
有時憶弟。空望雲天。白晝昏眠。看花對酒。都
無意緒。別恨如此。何以解憂。惟有聞人談說。

近日司徒大破史思明於河陽將欲乘此勝
兵急破幽燕果能若是則吾之所日夜欲剪
滅此而後洩吾忿者乃得大快於中心也而
不然者吾恨何時可已哉讀急爲字甚妙蓋
司徒之急破幽燕本以爲社稷生民計乃自
先生寫來竟只是爲先生雪恨先生真以天
下爲已任者也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
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
雙鸕鶿共沉浮。東游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
小舟。

少陵華州以前皆求出之詩也。華州以後皆
求處而未得所處之詩也。此至成都卜居一
首。乃初處之時之第一首也。言吾本負傾陽
之志。求出而不得出。與旣出而不得其志。是

亦不得爲出於是退而求處跋涉艱難而今
幸矣至此成都得賢主人爲我卜居是我暫
得有此一席地可以退然而處矣且此所卜
之居又至幽妙絕倫其地何在在浣花溪水
之西頭夫溪以浣花名則其林塘可知矣夫
吾之來此與世相違正宜此地之出在郭外
一切塵事可少也又喜此溪之水與大江相
連一往澄澈無復有窒礙吾懷者而客愁消

歸無有矣。此時之胸襟浩蕩，真可與天地同流。俯仰之間，無不可以見化機之鼓動。有如此無數蜻蜓，齊上下也。且身世泰然，虛舟泛泛，有如此一雙鸕鷀，共沉浮也。且由此而灑江湖，安在而不得吾素？卽乘興萬里扁舟直下，爲吳越之遊，訪戴於山陰，有何不可耶？夫出郭少事，卽理亂不聞，黜陟不知也。澄江消愁，卽茂樹終日，清泉自潔也。無數蜻蜓，卽

鳶飛魚躍胸次悠然也。一雙鷓鴣卽時止時行。素位自得也。處士之樂如此。主人謂裴冕然前後俱無與裴冕詩。不知是否。惟諸解皆云必有所據也。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楳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

解嘲

前有居無堂。自王司馬遺營草堂。資而堂成矣。乃作此以誌喜。言卜居於郭外。則堂成於背郭矣。所蔭者白茅也。卜居近於澄江。則堂之所俯者。江路之青郊也。且此蜀多檜樹。而林深。足以障蔽日光。臨風長吟。其韻幽細。又多籠竹樹之堂。外與烟靄相和。而沾潤之色。常滴露於輕梢。是雖與傾陽之性相違。而潛

就隱翳之地吟風扣竹未嘗不沾雨露之恩也然我之居此亦暫耳非我故鄉不過爲兵戈所阻假息於此聊以長養稚弱如飛鳥之將數子也其營此堂也如頻來之語燕亦欲因以定新巢也無如旁人以我比昔日之揚雄此則大錯夫揚雄以較量官資之崇卑而惟恐有嘲其卑賤者若我則惟恥道之不行寧歸休布衣以終老此中泰然自足而又何

嘲之可解哉。此吾之所以不欲自比於雄也。
噫。少陵人品。於斯遠矣。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風含翠篠
娟娟靜。雨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恆
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
更狂。

此先生居草堂中。浩然自得。下視濁世如蚍

蜉然不足以當其激睨故自署曰狂夫言狂夫之所以爲狂者惟一味疎放故耳失巧便疎忘機便放機巧是取科名富貴的左券疎放是填溝壑的丹頭故疎放與機巧二字緊對然寧爲疎放而填溝壑必不屑機巧而取富貴科名者此恆情之所謂不可解而狂夫之所以自命爲狂也夫填溝壑雖有其勢而亦未卽至此則以足行萬里之遙僅能來此

成都僅能成此一堂居於浣花溪水之橋西
是卽謂之萬里橋西一草堂可矣而此堂之
外復何所有哉惟有此百花潭中之水可以
樂飢是其清可濯纓又卽謂之爲滄浪之水
可矣此堂此水之外復何所有哉則以此堂
之旁有翠篠焉風含處何娟娟靜也此水之
中有紅蕖焉雨裊時何冉冉香也狂夫於此
足以自怡悅矣而他何所知乎彼人世間儻

人之爵析人之圭竊取朝廷之厚祿者不乏
故人然既與我志不同方道不同術則亦老
死不相往來而音書斷絕矣於是衡門之下
環堵蕭然饗飧不繼過日恆飢耳而無知之
稚子但自形其衰慚之色一往淒涼也狂夫
於此絕不自悔其狂而自喜其狂自少至老
一味疎放蓋自旅食京華之年以至於出郊
清目之日未嘗少易其節卽由此而竟填溝

壑而狂夫之狂始得盡情暢滿而無纖毫不
愜於心也老而更狂此其所爲經德不回至
死不變者歟齷齪小夫何所措足耶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嬾
衣裳樛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鷓鴣西日照曬
翅滿漁梁

少陵自至成都營居草堂後絕意仕進守道

樂天泰然自得。所時或厯懷者。則君國之禍
亂未平。與父母之邦未復耳。外此一切無足
論者。故詩雖五七言不同。除與人酬答外。所
自興歌之作。其大義皆可見也。今各詮解數
首。而以此詩爲始。言我居此浣花溪上。而見
此野人之家。皆田舍也。其樂何如哉。彼其柴
門臨於古道。而車馬無喧。草深迷徑。故不辨
爲何市何井也。且人跡罕至。地處幽偏。故應

酬都廢而衣裳皆可不御也。舍旁所植者多
樺柳。但見猗那可愛。而枝枝柔弱也。時當枇
杷正熟。但見黃金垂實。而樹樹甘芳也。田舍
之樂如此。而物性之與人同其樂者。則如鷗
鵠水鳥。乘此西日之照。而曬其溼翅。滿漁梁
焉。彼忘機樂天。何弗若是耶。

爲農

錦里烟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

輕花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此詩亦前意言卜宅於錦里烟塵之外而居江村八九家之間樂其時物則有初夏之圓荷小葉與麥秋之細落輕花皆足以怡情適志是可爲農以終老而與國長辭矣其所慚者惟不如勾漏令之得問丹砂耳夫葛洪以求仙爲事故欲借勾漏以問丹砂若我則本

無意於求仙。是丹砂亦原在不問之列。然則
爲農之外。直行吾素而已。而又何勞多問耶。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徑逐
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
病也身輕。

此先生自言退隱之樂。真爲人世第一。別無
人物足以尙之也。夫恆情之所樂者。莫大於

富與貴而自智者觀之則以爲是大苦境何者富則必思所以常保此富貴則必思所以無失此貴又富貴人必爲人之所求而求富求貴者又往往不能卽得富貴此際情事便有多少憂危多少思慮多少機械多少禍患多少廉恥盡捐多少性命不保皆俗物也因此俗物而爲之形役忙忙碌碌不得安恬是固常令一身常在鞭策桎梏中求其快然而

自爲輕便也難矣。此古人所以寧曳尾泥塗而不願爲宗廟之犧也。蓋從來進者爲愚，退者爲智。出者爲愚，處者爲智。然使人人皆避愚而趨智，則天下之大事，治亂之大故，孰從而經綸之？是又有大聖大賢者流，不忍以自了爲心，出而擔當負荷，致君澤民，以堯舜稷契自居，是以過門不入，轍環終老。彼雖歷試諸艱，備嘗困苦，而非以富貴爲心。少陵當年

亦是如此設心無如進而不遂則可以告無
罪於天下於是退而自樂其智則視彼世間
俗物真不啻在縲紲陷阱中矣乃漫成詩句
云吾今退處於此所仰見者惟此野日之荒
荒白耳絕無煩燄何其沖淡而舒長也所俯
觀者惟此春流之泯泯清耳常無波瀾何其
靜謐而澄澈也渚蒲之生意隨地而有無所
擇於高下也村徑之自然逐門而成無所用

其逢迎也。一片清閒冷淡之中。慣可披衣而出。奚庸冠帶相從。漉酒而飲。豈禁喧呼。是則彼世上一派俗物。都不在我眼邊。任他熱鬧。任他洶湧。任他誅鋤。任他權要。而我則自爲舒徐。自爲清白。自爲恬適。自爲方便。雖或有疴癢之疾。而較之彼無病而自生束縛者。其輕快爲何如也。則甚矣。我之所以自處者。厚也。

江臯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
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峩峩老。知
余嬾是真。

此承上章言我之所以不見俗物而身輕者。
以居此閒散之地。得以容吾之疏嬾也。夫余
之嬾何如哉。卽如今處江臯時。方仲春江花
正開。而又當清晨之淑景。若在塵俗之中。不
知有多少應酬奔競。倘有錯誤。卽爲罪罟。而

隱居於此者。不獨看花。且仰面看鳥。且不顧人言。低頭不妨錯應。花鳥旣以供吾之行樂。而人之錯應者。亦不至遂以爲譴焉。其疏放至於如此。又如一讀書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於其未解難識之字。卽便放過。不加考訂。設以之應世。則遇一未解之事。寧有付之不問之理。其疏放者又一也。夫沉湎於酒。最爲害事。彼世途中人。早夜惕厲。而我逃於麴蘖。

對酒必滿而且頻頻不已其疏放又一也夫
疏放者嬾也上等主持世道之人不可嬾亦
不肯嬾下等奔競世路不肯嬾亦不得嬾惟
有我等一流退隱之人則以嬾爲得計而余
眞嬾人也此其所以多病而身輕也此意他
人不知惟我輩老知之然則我得我矣夫何
不樂之有耶觀此數詩則少陵以不得志爲
樂絕無戚戚於貧賤之意一時居草堂中詩

大率皆然。如有客句之喧卑，方避俗疏快，頗
宜人也。雲山句之白鷗、原水宿，何事有餘哀
也。四郊句之無人覺來往，疏嬾意何長也。遣
興句之漸喜交遊近，幽居不用名也。此皆其
自得之樂也。而又有與物同其意者，則如梅
雨句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江漲句之
漁人縈小艇，容易拔船頭，春夜喜雨之曉看
紅溼處，花重錦官城，春水詩之已添無數鳥。

爭浴故相喧。其浩蕩之懷。時寓於物。惟其中
之微。有所繫念者。則憂國亂之未已。還故鄉
之無期。如出郭詩之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
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村夜詩之胡虜
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
情。一室詩之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江亭
詩之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二事之所關
心。則仍出於忠孝大節。非役志於私小也。然

則先生之生平其可坦然其白於千古矣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
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稚
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復
何求

此詩亦先生自道其退休之樂蓋因未官之
前負傾陽之性國爾忘家以至十口風雪中

飢餓瀕死，今得棄官歸來，轉足以悠游江上，是固出處之誼，原不同也。於是述其無求之意，而作此詩。言今者江村所居，實在於江流一曲之間，當此長夏之時，幽事不一而足，其與當世奔趨之輩，不啻霄壤。蓋世間人每多拘束，不得自由，而我江村中，則自去自來，如梁上尋巢之燕，世間人每多猜忌，不得忘機，而我江村中，則相親相近，如水中游泳之鷗。

其作止自如者如此而一家之中骨肉團聚少長恬適老妻無事則畫紙以爲棋局將以消此長晝也稚子無知則敲針以作釣鉤將以狎此清流也以視夫往昔之馳驅異縣幼稚不保者何如也然則杜陵布衣之於斯世復有何求而不得者哉意者微軀多病或須藥物以爲治療之具則已耳而他何慕焉前解五律數首皆一色退休之樂而此七律則

以此首爲第一而亦繫數首於後可例觀之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
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
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
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此首則有望鄉之思與憂時之戚而自得之情則仍在言外言我今者於江岸斜開一柴

門付理亂於不知置黜陟於不聞居然一野
老也視彼紛紛逐逐趨利如鶩者不覺爲之
長嘆也卽如此江邊澄潭深邃之處遊魚萃
止一漁人布網於此衆漁人趨而效之於是
羣網咸集於此矣此江自岷山東下東通吳
越財貨爲四方之所資於是賈客興販其船
常隨返照而來夫此漁人也賈客也各行其
事而適足以供野老旁觀之一嘆然則野老

之蕭然閑曠也何如哉人世之事誠無足係
於其心者惟以此地非其故鄉其來也由劍
閣而入險巖堪驚今欲東歸又必須從此劍
閣而去雖艱難有所不能避也夫安能若此
片雲長傍此琴臺以沒世耶但我之能歸與
否惟視世難之平陂倘得干戈休息卽我之
歸計可成也乃王師遠涉曠日持久未見報
收東國則烽烟四起盜賊載塗卽此成都城

闕尙爾畫角生哀。是太平將於何日耶。此吾之所爲關心而不置者也。觀此則老杜自得者如彼。而關心者又如此。猶之五律也。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此亦是先生自得之詩而帶與物同樂之意。上下同流一片化機妙在賓客兒童鳥雀秋水野航白沙翠竹柴門月色一概闌入不是專爲賓客總見先生悠然胸次眼前無非妙境也。解者謂賓客句爲主鳥雀句是陪則失之遠矣。觀此一首是亦猶之五律也。妙義妙景俱在言下自能領會不必著解。此外則有賓至客至等詩。清空一氣無縫天衣人共嗟。

誦亦只是自寫其隱居樂道無求於人之義
與旅食京華時懸絕也再請論古體詩於後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廻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
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峰上雪纖
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罾弋畢提攜翻倒荷芰
亂指揮徑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
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冥姿異舍雞亦棲

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此古體詩。亦先生自寓其自得之樂。純是一片化機。一段快樂。言日已暮矣。落景之餘。猶然清興不減。於是泛舟以爲樂。而因以自誇曰。孰謂吾所築之居狹小乎。吾今泛舟而進。則喬木之西。皆爲吾室之所至矣。而豈得謂之未盡乎。夫旣盡此喬木。則曠然遠郊。皆在

吾一望之中。雖與城市隔絕。信爲荒僻。然秋色之可樂者。則淒清之況味。正有饒餘也。不觀之峯上雪乎。練練者其白也。不觀之雲表霓乎。纖纖者其麗也。最可喜者。童騃之子。戲於岸側。罟弋之具畢攜。恣其翻倒。不恤荷芰之亂。任其指揮。豈知徑路之迷。所得之魚。恣意殘毀。不顧傷割其鱗鬣。所採之藕。率然咀嚼。不暇洗滌其泥滓。夫人情莫不徵逐鮮美。

而此地此物以多而賤遂不足取人之愛重
天下事勢大抵然也於是泛舟已遠而回首
吾村靄冥之姿已合而一路異舍之雞亦棲
此時則乘興而來者亦將興盡而返蕭條之
景色更欲何適乎則進退從時修短隨化油
然自得彼士君子生於斯世爲出爲處何獨
不然哉旣已返棹而衣上之新月見矣及岸
而霜露已降矣乃捨舟而登故畦焉室中濁

醪初熟聊自斟酌卽東城之離亂未息而多
鼓鼙之聲亦且付之無可奈何而已雖憂傷
亦何補耶此古體之大意猶之近體也又其
時頗多絕句皆隨筆適興之作不爲特解

杜詩言志卷之七